

在战神与爱神之间

在战神与爱神之间

●二次大战中的艾森豪威尔

ZAIZHANSHENYU
AISHENZHIJIAN

(美) 梅尔维尔·萨沃尔森著

及 锋 柳 荫 译



记 实 小 说

在战神与爱神之间

及锋·柳荫译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邢台地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875 字数: 238千字
1987年12月第1版 1991年9月太原第2次印刷

*

ISBN7—5378—0018—9

T·18 定价: 6.10元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个军人在战争中的爱情故事。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由于日本袭击珍珠港，迫使美国宣战。在这之前，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一直被拴在办公桌后面，就是在战争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也没有指挥过一个排的兵力。然而在战争后期。艾克赢得了同盟军最高统帅的职位，并且制订了进军欧洲的计划。

他在伦敦、北非、欧洲的四年里，制订出使上百万人赖以生存的决策。而这些，如果没有凯依·萨莫斯比这位英国姑娘，是不可能做到的。每当欧洲战情险恶时，艾克无不求助于凯依，甚至连他本人也对自己的不朽决策感到举棋不定时，是凯依坚定了他的信念。

我们知道，艾森豪威尔是一个伟大的战士，但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他还是一个伟大的人。

前　　言

她站在房前的草坪上叫我，赤裸的身体上只围着一条浴巾。阳光，照射着她头发上的水珠——在那时还是栗色的头发，如今已经灰白了——这个场面，至今仍历历在目，难以忘怀。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有一个相似的照片摄印在脑海里。

它是一个旧世界完结，新世界开始的时代。

“日本人偷袭珍珠港了！”她对我喊道，记得当时我笑了。我刚刚结束了讨论一个剧本的会，从座落在北好莱坞边上的鲍勃霍普大厦回来。她的声音，听上去就象是剧本中科罗纳教授的一句台词。我的妻子总是把收音机里听到的事情搞混。

我把她领进屋里，尽力使她平静下来。然而，收音机里正在播放这条新闻公报，她没有听错——仅此一回。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正在播放阿特·罗德金斯基指挥的纽约交响乐团的节目。但是这个星期天，当这个节目快结束时，乐队奏起了“星条旗永不落”。卡内基大厅里的听众站起来，齐声合唱。

倾刻之间，爱国主义在美国全境又变得时髦了。

几年前我在科尼尔大学时，差一点成为一名未来战争退伍军人的成员，这是当时反战积极分子的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绰号。而现在一瞬间的工夫，我感到欣慰，因为我们还是有一支真正的军队。

在此之前，我从未听说过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名字。我相信我所认识的任何人都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

当天下午，我到好莱坞明星运动场去看足球比赛。
而艾克·艾森豪威尔和上万名同他一样的职业军官则在上班。

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参战初期，我随着鲍勃霍普广播节目组，长途跋涉，走访了许多军事营地，但我一直没有见到过艾森豪威尔将军。然而，他是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之一，如同富兰克林·罗斯福一样。他对于我来说，就象我的家庭一员一样真实。

艾克，是还没有丧失他纯洁的国家精神的化身。他是上次大战中的佼佼者，通过他，人们可以分辨出良莠。艾克，美国士兵的朋友，他的微笑是无法伪装的。这种热情，这种似乎是自发产生的热情，在精心控制的公共关系运动中迸发出来。艾克，代表着经历了大反攻和阿登尼思战役的千辛万苦的力量。这位最高司令官在德军将领签署悲惨的投降书之前，拒绝会见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他是一个奇才——直到他变为一个年迈体衰的总统，打着高尔夫球，在政治的泥淖中束手无策。他总是说，他很厌倦这一切。

在我心目中的艾克，从来没有成为总统。他的形象如同在我记忆中的定格照片——微笑着挥动双手，看着成千上万欣喜若狂的群众欢庆胜利的游行队伍，通过华盛顿、阿比伦、纽约的大街。玛米站在他的身旁。

诚然，在我们当中，当时很少有人知道凯依·萨莫斯比。现在我们知道了她，抑或自认为我们知道了他。这并不贬低艾克，也不贬低玛米，特别是凯依。新一代人使我们懂得了一点，人性并不是罪过。

这不是一部历史，而是逝去时代的一帧褪了色的照片。对于一些回忆不清或者难以深究的部位，只好靠想象来增添它的色彩

了。

在反攻后整整三十四年的今天，在我看来这些事情似乎就是这样……

梅尔维尔·萨沃尔森
于北好莱坞
一九七八年六月六日

目 录

第一部

第一 章	觉醒	(3)
第二 章	波托马克河的燥热	(9)
第三 章	这儿 …… 是伦敦	(24)
第四 章	职责	(43)
第五 章	战争	(53)
第六 章	法国，这个难以捉摸的民族	(74)
第七 章	第一次战役	(88)
第八 章	北非	(100)
第九 章	卡塞林要塞	(108)
第十 章	开始的结尾	(119)
第十一 章	凯依	(130)
第十二 章	友谊地久天长	(160)

第二部

第十三 章	家	(167)
第十四 章	入侵	(173)
第十五 章	大反攻日	(206)
第十六 章	战果	(226)
第十七 章	解放	(255)
第十八 章	最后一次圣诞节	(262)
第十九 章	欢迎到德国来	(284)
第二十 章	职责・荣誉・国家	(296)

第一部分

第一章

觉醒

P—7型雷达示波器的荧光屏上，突然出现了几道幽绿色的脉冲信号。立刻，昏暗的房间里笼罩了一层惊恐不安的气氛。二等兵乔·洛卡特把他的朋友，另一名二等兵乔治·埃利特推开，坐下来检查是不是机器出了什么故障。在卡胡库站，已经是早晨七点零二分了。本来，他们俩七点钟就应该关闭雷达下班了。因为埃利特想在这部崭新的电子装置上再多练习一会儿，所以洛卡特也只好留下来陪他。也许是把他机器搞坏了。

洛卡特检查了一下机器开关和同步控制器，这时，脉冲信号越来越大。看来，机器没有发生任何故障。如果说发生了什么故障的话，那就是在示波器上，显示出无数架飞机在北面一百三十七英里、东三度的方向，如同一群遮天蔽日的绿色蝗虫正向奥阿胡岛飞来。

埃利特抓起电话，接通了克米特·泰勒中校的房间。泰勒中校是一名实习空军军官，也是情报中心唯一的一个值班军官。

“先生！”他喊着。“从雷达的显示分析，可能有一百架飞机正从北面向我们飞来！”

他听了一会儿。“是，先生。”于是，他挂上了电话。

“他说什么？”洛卡特问道。

雷达显示出的信号越来越大，而且越来越近。

“他说‘没关系’。”埃利特说。

这天是泰勒中校上任的第二天，也是他的最后一天。

日本六艘航空母舰，两艘战列舰，三艘巡洋舰从日本起航后，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奥阿胡岛以北的水域，并将一百架轰炸机、四十架鱼雷轰炸机和四十三架战斗机送上天空，向停泊在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发起第一冲击波。

二千四百零三名美国人在这次偷袭中死于非命。其中有一半的人是在亚利桑那号中弹爆炸时丧生的。被炸沉或搁浅的军舰还有西弗吉尼亚号、加利福尼亚号和内毕达号。一百八十八架美国军用飞机，其中大部分还没有来得及起飞，便被日本飞机摧毁了。

檀香山遭到了日本飞机四十次攻击。而在这期间，美国防空部队只向日本飞机发射了三十九发炮弹。

※

※

※

这是得克萨斯州山姆·休斯顿要塞一个寂静的星期天早晨，就连指挥官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准将也还在睡觉。

绝大多数美国人也在睡梦中。

玛米·艾森豪威尔坐在起居室，正在收听电台里转播道格队和巨人队在纽约进行的一场足球赛。道格队开球了，巨人队的队员退回二十码线。

玛米得意洋洋地把丈夫的第一颗军徽星别在制服肩上。为了这个军阶，这位怀着伟大抱负的西点军校年轻的上尉付出了长期、艰苦的奋斗。许多年以前，也就是在休斯顿，她认识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和平时期，美国军队的建制一直保持在最小的规模，而且晋级的速度慢得可怕。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如今已经五十二岁了，尽管他在部队中表现出色，并且有过一段辉煌的经历，但仍不过是个上校。因此，他曾经很认真地考虑

过提出退役的要求。即便是他现在的这第一颗军星，也不能带给他什么希望，因为，随着和平时期征兵工作的到来，军队要大量扩充，但“暂时紧急状态”一旦结束，数以百计的象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这样的军官，就要降到原来的军阶——而且津贴也将随之而下。

细细的皱纹已经悄悄地爬上了玛米的眉梢，但是，妇女妩媚的魅力仍旧保留在她的脸上。她那将闻名于世的前额、留海，衬托着她那张机警、聪颖的面孔，显示出一种内在的力量。她希望一切都会更好一些。作为一个军人的妻子，她随着丈夫走南闯北，她去过巴拿马的莽林，领略过菲律宾的酷热。在菲律宾服役时，艾克协助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训练菲律宾新军。军人的生活是先天而定的。同样的军官，同样的妻子，同样的夜总会，同样的闲聊——有的是关于她的，有的是关于艾克的。她内心总在激烈地斗争，她知道，只有最大的危险——战争很快爆发，她的丈夫才有可能得到升迁的机会。她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小德怀特·艾克依，他们这样亲昵地称呼他，他简直就是个天真可爱的小艾克。艾克依三岁时死于猩红热，至今，不管是艾克还是玛米，仍旧没有从这次打击中完全恢复过来。现在他们的儿子约翰在西点军校学习，如果爆发战争，他也会和父亲一样被卷进去的。

所以，当播音员在广播中报告了日本人袭击珍珠港的消息时，玛米惊怕地跳了起来。作为一个军人的妻子，她本人自然而然地要直接地卷入到战争中去。作为一个军人的母亲，更是如此。

“我们中止这个节目，向你们报告一个特别新闻公报。”播音员的声音显得紧张、疑惑，仿佛他自己也不相信他将要说的话。美国，这块自由的土地，这块勇敢者的乐园，竟受到了出其不意的打击。上帝啊！进攻者竟是黄色皮肤的“小日本”。他们对我们如此丧心病狂地仇恨，而我们居然一点也没有察觉！

“罗斯福总统刚才宣布，日本空军偷袭了夏威夷群岛的珍珠

港。这次袭击还摧毁了奥华胡本岛的美国全部海军舰只及军事设施。”

“是奥阿胡，你这个白痴！”玛米立即冲着收音机大声纠正那个播音员的错误。玛米对檀香山了如指掌。她和艾克常去夏威夷。在艾克从军的二十六年间，他们去过许多的地方。不等广播员讲完，她站起身径直向楼上走去。

艾森豪威尔准将睡得正香。他的确应该好好睡一觉了。第三军参谋长这个新的职务和新授与的军星，给他带来了新的任务，在他的指挥下，把一支仍旧由过时的武器装备的新兵队伍，训练得能够随时进入战争状态。由于希特勒用呼啸的俯冲轰炸机以及行动迅速、灵活的纳粹装甲师团，在欧洲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使全世界都为之震惊。现代化的德国武装力量——包括精神战、心理战，故意制造恐怖的战争气氛，引起对手精神上的惶恐——纳粹军队的铁蹄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踏遍了欧洲大陆。他们在敦刻尔克把英军赶下英吉利海峡。现在，纳粹军队染指通往莫斯科的道路，并且作好了进攻英国本土的准备。而美国始终没有参战，很多美国人不愿意接受自己的国家将不可避免地卷入这场战争的事实。正是迫于这种现状，罗斯福不得不遮人耳目地搞了一个“租借法案”，把战争中急需的，但已经超龄服役的美国海军驱逐舰转送给英国。查尔斯·林白^①，“幸运的林地”，在“圣路易精神”的鼓舞下，只身横渡大西洋，成了美国人崇拜的偶像。这时，他正在挤满了听众的露天体育场里，对“美国第一”这个了不起的事业高谈阔论。这些人竭力反对美国参加欧战，并且全力支持那个号称光荣的爱国主义组织——“德美协会”^②。

① 一九二七年，美国飞行家查尔斯·林白首次乘汽球横渡大西洋，他在法国着陆后，向欢迎他的群众发表演说。

② 三十年代美国国内的一个亲纳粹组织。

在山姆·休斯顿要塞训练这些新招募来的士兵，克服掉他们身上的散漫习气，并且在一定期限内，使他们成为符合作战要求的军事人材，自然需要艾克不分昼夜地付诸全部精力和相当的组织能力。这个星期天早晨，他还觉得浑身软乏无力，尽管他舒展四肢躺在床上，但还是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上一场战争中的经历又一幕一幕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也遇到过类似的令人头痛的难题。当时，没有任何战争准备的美国，几乎是白手起家地投入了那场大规模的战争。而在战争期间，艾森豪威尔的大部分时光是在华盛顿的办公桌后面度过的。不久，他的卓越的组织才能很快受到上级青睐，并且得到了晋升。但是，艾克的理想，是到战场上亲自指挥千军万马战斗。直到战争快要结束时，他才被任命为宾夕法尼亚科特营坦克训练中心的司令。但是这个训练中心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坦克。不过在此期间，艾克结识了一位才华横溢的军官，乔治·巴顿。他们一起制定了坦克运到基地后训练部队的方案，他们计划好了，一旦训练结束后，便率领这支部队开到法国参加战斗。

坦克终于到了——但那是在停战之后。因此，艾克始终没有机会去国外指挥部队作战。

难道这一切还要重演吗？

玛米跨进艾克的房间，一串尖利的电话铃也刚巧把他从朦胧中惊醒，同一个消息，同时从两条渠道传来，一条来自值班军官，他通过电话把这个紧急情况告诉艾克；另一条来自他的妻子，她急促地把刚才听到的广播向他重复了一遍。她告诉他说日本人在星期天早晨偷袭了檀香山。事情发生得是那么突然，甚至在军官俱乐部酒吧间的招待还没来得及把解酒的方法告诉大家，便倒在血泊之中了。这个消息也许意味着他们的一些挚友在这次偷袭中伤亡，并且还会有很多的人马上就要在炮火中倒下。一想到这儿，她立刻感到非常痛心。

这就是战争。

艾森豪威尔准将站起来，紧紧地抱住他的妻子。在过去的岁月中，尽管他们的生活并不十分平静，存在很多分歧，而且在今后的岁月中这种分歧会更多，但是，在这个危险的时刻，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亲近。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是个难得的宝贵人才，不能让他的才智浪费在山姆·休斯顿要塞训练基地上。沃尔特·比迪尔·史密斯上校从华盛顿打电话告诉他，参谋总长，乔治·C·马歇尔将军让他尽快地飞往首都。玛米很快给他准备好行装，一小时后，他就登上了飞机。

艾克想，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又将重演。

第二章

波托马克河的燥热

和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一样，美国也从沉睡中觉醒了。议员凯布特·洛奇、阿瑟·范登堡、伯顿·惠勒这些曾与政府针锋相对、坚决反对美国以任何形式卷入这场战争的孤立主义分子，现在也纷纷打电话向总统表示，他们完全支持美国的干预。只有“幸运的林地”似乎和这鼎沸的世界没有发生任何关系。

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他儿子吉米的搀扶下，迈着用钢架支撑的萎缩的双腿，忍受着每挪动一步都会引起的剧烈痛楚，慢慢地走上讲台，面对着前来参加国会联席会议的议员们，他开始讲话了：

“昨天，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这将永远是一个耻辱的日子——美利坚合众国受到了日本国海上、空中的突然的、蓄谋已久的袭击。昨天晚上，日本军队袭击了香港；昨天晚上，日本军队袭击了关岛。”

在竞选总统职位时，罗斯福在电台发表演说，他曾以低沉而浑厚的声音，充分表现出他特有的性格，并且赢得了无数选民的心。今天，仍然可以从他的话语中感受到那种富于坚定性和自制力的特殊韵律。今天，他讲话中孕藏着的愤怒之情，在会场上产生了双倍的效果。在这个时候，谁还有时间咬文嚼字，刻求辞藻地发表演说呢？他一一宣读着几个小时前日军大举进攻所取得的战果。他这是在向公众宣读一份真实的记录在案的帐单，挑衅